

(完全本) 下卷

刘醒龙——著

聖天門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完全本) 下卷

聖天門

刘醒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天门口/刘醒龙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21-4970-4

I. ①圣…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9436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魏心宏

责任编辑: 韩 樱

封面设计: 钱 祯

圣天门口

刘醒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74.5 插页 9 字数 1,034,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70-4/I · 3899 定价: 7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39-2925888

目录	第十一章／恩雅	1
	第十二章／只见门口不见天	72
	第十三章／人是一种易碎品	132
	第十四章／一盏灯更黑暗	203
	第十五章／天堂气象	295
	后记：晓得中原雅音	398

一〇五

一觉醒来，董重里发觉自己的一条腿不知何时竟然塞在一个女人的两腿之间，他将那条腿抽回来的动静不算小，女人却没有醒。董重里努力将圆婊子的概念从那根深蒂固的记忆中除去，反复提醒自己，昨晚所娶的这个女人名叫圆表妹。放在条桌上的梓油灯还在亮着，有光线从门缝和墙缝里透进来，却不是阳光。外面有人敲门，不轻不重地响了三声。从前叫圆婊子现在不得不叫圆表妹的女人眼皮动了几下，像是要醒过来，等了一会儿却没有其他动静。董重里懒得问谁在敲门。他以为这是上午，随着满腹饥肠翻腾不息，他怀疑自己判断有误。自己也是昼伏夜出打过几年游击战的人，从天黑到天亮或者从天亮到天黑，能吃一次饭就算运气好，三天三夜粒米未进也算不上是运气差，经过如此考验，绝不该一顿早饭没吃就饿成这种样子。圆表妹的睡相好看得像只猫，假如不知底细，这番模样足以让男人生出怜香惜玉之情。看上去睡得很深的圆表妹突然一撩被子，光着身子爬起来，坐在床边的马桶上哗哗啦啦地排泄一通，又用与先前一样的姿势继续睡下去。就在这种俗话所说只有一泡尿长的时间里，圆表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让董重里看出久违的熟悉。天下有面相完全相同的女人，却没有完全相像的乳房。十六七岁那两年，教他说书的师傅就指明过这一

点。说书人要看女人的这一带真是太容易了。一到夏天，不管是在神农架，还是在大别山，女人们就会到没人的河水里脱光上身放肆地洗浴，说没人其实只是她们没看见或者装作没看见。即使是在冬天，只要有说书人住在家里，女人总会找借口烧上一大盆洗澡水，房门也会在近乎可笑的疏忽中忘了插上门闩。用不着任何借口，要想进那扇门只需用手一推，如果有更进一步的念头，那就要随手将门掩好。这种时刻的女人是属于说书人的，与丈夫孩子了无关系。与阿彩假扮夫妻暂时住在咸安坊时，阿彩洗澡时也曾有意将房门留下半掌宽的一道缝。杨桃流产的那一次，董重里甚至还看过雪柠的。那天夜里杨桃忽然叫肚子疼，董重里慌慌张张跑去找梅外婆，说是敲门其实是推门，雪柠正敞开胸脯让梅外婆用手在那一带轻揉慢抚，还说里面有个指尖大小的硬结，要是结婚生孩子了还没好，可就要当心。董重里越是回忆自己与杨桃在床上嬉戏的情景，越是清楚那对永远不再有了的美妙胸脯与眼前所见的区别太大了。他想起一句早就明白却一直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的话：天下只有长得难看的脸，没有不好看的乳房。

窗外有笑雀儿在一声声地叫着。刚刚平息下来的那场激战将笑雀儿赶出了深山，寄居在相对安静的天门口四周。隔着四面墙、一方瓦和大小不等的门窗，笑雀儿在不停地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笑，偶尔停下来站在树枝上，反而一声不响。不比那天黑之前叫得最响的麻雀，从早到晚，笑雀儿叫得没有任何区别。行走在山里经常能听见的女人唤丈夫回家吃饭的声音仿佛也不存在了。董重里正在苦苦分辨时间中的上午与下午，有人在外面小声说话：“到底是当婊子的，大白天也睡得这样好，一觉起来天就要黑了。”听到这话，仿佛在梦中的圆表妹翻身爬起来，像蜕变的蚕儿一样从被窝里一点点地探出白嫩的身子，再将衣服一件件地穿上，霍地拉开门闩。门外的常天亮没料到圆表妹如此灵醒，红着脸说：“段镇长上午就让人做了一桌好菜，送过来时，你们却睡个不醒，眼看天要黑了，段镇长让我先过来看看。”圆表妹大大方方地说，用不着兴师动众地送来送去，自己跟着常天亮过去拿就是。圆表妹出去了，董重里躺在被子里一点起床的

意思都没有。没过多久圆表妹就回来了，双手不闲，掇的提的都是好饭好菜。

天色说黑就黑，灯光下的圆表妹往脸上搽了一层薄薄的胭脂和香粉，眉毛也用炭黑若隐若现地勾勒了一下。“董先生，还不动心吗？”圆表妹背对着灯的样子更加妩媚，她将衣物全脱了，贴着董重里的后背钻进被窝里：“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出人，你出力，我们来做点夫妻间的好事吧！”

做妻子的女人，床上床下从来都是主次分明。圆表妹不是，一上来她就先用两只会发光的眼睛从头到脚粗略地看了董重里一遍，然后掉转头来从脚到头细致地又看一遍，那解开后蓬松的长发随着目光，春风细雨般洒在无遮无挡的肌肤上，飘扬一阵，吹拂一阵，还没开始便如同醉生梦死。接下来才轮到两只手，那种白嫩与秀丽宛如一对相生相伴的鱼儿，将董重里的两腿当成了河流，有心无意地在河流的每一个去处徘徊和盘旋够了，这才酣畅地游向大江一样的腰身。圆表妹的手成不了鲤鱼，用不着寻找那跳得过去和跳不过去都得跳的龙门。圆表妹的手是在枯干的沙滩上也能轻盈游走的白鳗，它在大江里嬉戏交欢，最终目的是要将自身交付海洋。白鳗一样的手柔软时似杨花柳絮，强劲时能推波助澜。对于女人，五个手指是船，五个手指是帆，男人的嘴唇则是海洋，一呼一吸激起阵阵风暴，颤巍巍的嘴角边摸得着浪涛的颤音，只有在这片海洋里，船和帆才能共享让女人痴迷的潮湿。女人的嘴唇成不了海洋，否则她们就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嘴唇坠入男人的嘴唇。圆表妹也不例外，十个手指轮番爬上董重里那失去话语的嘴唇，且歌且舞，亦摇亦摆，虽不是肆无忌惮，却已经有悖于理性。拇指向前打打压压，仿佛日常当中粗鄙俗套的打情骂俏；小指落后，宛如花前月下丝丝缕缕欲罢不能的柔情蜜意。还有三个长短不同粗细不一的手指，高挑的显得妖娆，纤细的表示婉约，既不显山也不露水的普通样子自自然然地像那能获得最多赞誉的贤惠。经历过这些手指的嘴唇，各种各样的女人味莫不沁入男人心脾。圆表妹被眼前浑圆的嘴唇迷住了，她将自己的嘴唇贴上去，婴儿般嘬起来，随着弥漫而来的滋润，细细的舌尖脱

颖而出，沿着手指们带领的线路循序渐进，从粗粝的脊柱，从壮硕的肩头，从简洁的腰肌，从隐而不发的腹股沟最末端，从膝盖后，从脚踝后，风情万种地绕过脚跟来到脚趾。心态漠然的董重里突然变了个人，猛地一翻身抬起脚来摆出一副用力蹬出去的样子，阻止了圆表妹的舌尖要与某个脚趾接触的企图。圆表妹终于没有说男人脚没有不臭的，她被更加出乎意料的现象弄糊涂了。董重里将趴在床上看不见的正面暴露出来，所谓男人，必须具备的最重要之处竟然还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枉费了圆表妹在寒冷夜色中十足的情色之意。圆表妹不相信蛇是冰冷的，冯旅长的父亲都过七十岁了，也被她撩出骚劲来，虽然不及年轻力壮的十全十美，所有此起彼伏来来往往的环节，都能够三下五除二干脆脆地做到底。曾有妻子陪着山穷水尽的丈夫来妓馆里找她，不出十天就开始柳暗花明。使出这个夜晚的最后一招后，圆表妹万般无奈地说董重里是木头做的石头雕的泥巴捏的，睡在他身边总觉得半边床是冷的，再熬下去就算她命大福大冻不死，也会害得她经血不调，气脉郁积。

天亮后，圆表妹又来劲头了，要那些替董重里当勤务兵的人弄些淫羊藿，用药罐煎熬好了再送来。董重里皮笑肉不笑地告诉圆表妹，在遇到杨桃之前，自己最少用过一斤淫羊藿，也不是一点药效也没有，就像喝了甘草汤，心里热一些，脸上红一些，硬是让那些一心想做善事的郎中想不明白。圆表妹哪肯相信。那一次，冯旅长闻讯父亲在七十高龄上重振雄风，曾让贴身副官送二十块银元作为奖赏，并讨教其中秘诀。冯旅长的父亲最重修心养性，冯旅长年满四十时其下属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支百年高丽参送给他，却被父亲闻讯要去收藏起来，等冯旅长年过五十了，再亲手用冰糖蒸了给他吃。对冯旅长的父亲来说，人身上的精华只有那么多，西洋参也好，高丽参也好，说是强身，其实是提前榨取那些藏在骨髓里的精华，早用一年就短一年阳寿，男人为了女人而吃春药更是如饮毒鸩。说到底原因只有一个：天下没有不爱女人的男人。在那种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一个年龄才到二十五，经历过的男人按一年一百算也过了千余的女子，虽然不太心甘情愿，仍能在床上床下娴熟而肆意地与其灵肉共舞，七

十岁的男人还会不喜欢？冯旅长的父亲欣慰地表示，早十年见到她，这世上就会少一个婊子，多一个二姨太。七十岁的男人没有衣服挡风，很容易咳嗽。圆表妹拿起一瓶止咳蜜炼，含在嘴里，用舌头蘸着，一滴滴一口口地喂给冯旅长的父亲。一瓶喂完了，又接着喂第二瓶。积十年来与多少男人聚散的经验，圆表妹事先就准备好这些东西，还刻意说成是冯旅长捎回来的。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小时，两瓶止咳蜜炼喂完了，冯旅长父亲身上大部分的老态龙钟还在，局部地方却是活力强劲。圆表妹拥有的秘诀非常简单，治咳嗽的蜜炼里就有淫羊藿。

二两淫羊藿加上一两冰糖熬成一碗既不稠也不稀的汤药准时送进屋里。圆表妹还没说话，董重里已将汤药掇在手里津津有味地喝起来。之后，他还故意让圆表妹往空出来的碗里倒些开水，涮了涮，如同酒喝到畅快时分，扬起脖子一饮而尽。夜风初起，寒气逼人。圆表妹继续说着她所经历的风流男人们的风流故事。身为风尘女子，最让她叹为观止的还是十年前，马鹞子听信杭九枫的话，破了她得以成名的招牌技法。一招鲜，吃遍天。十五岁时圆表妹就与师傅的丈夫私通，半年后被教她杂技的师傅捉奸在床，师傅不打也不骂，干干净净地将她送进妓馆。之所以鸨母肯出一百块银元的价码，是因为她能下腰，翻转来四肢着地，将下身挺在半空里。师傅向鸨母介绍，这叫玉女当关，万夫莫开，比起那些最多只会睡坐站的女子，任何一个男人都会为之倾倒。凭着这一招，圆表妹成了鸨母的摇钱树。那些视金钱如粪土的富人，第一次不能使她塌腰，便来第二次，来得最多的一位，用一百块银元整整买了她十次，并不是赢了她，而是这种花样玩腻了，才没有再来。不管马鹞子如何谦虚，声称自己当了一回杭九枫的徒弟，真正动手来真的，并且赢了她的只有马鹞子。这些往事让圆表妹的眼睛变得更加火辣。

嫁给董重里的圆表妹有些返璞归真，像良家女子一样喜欢起正人君子。董重里越是不近她的女色，她越是希望享有这种难得的心性交肌肤留香。喝过汤药的董重里一如先前所说，目光里多了几分热潮，不用圆表妹挑逗便主动问她，当婊子到底好不好，若是好好在哪里，若是不

好为何年年月月日日总能满面春风。圆表妹难得一见地认真起来，做婊子这一行，若说好那是因为能遇上董重里这样的男人，一般女人哪有机会分辨男人里谁有德，谁无德，大家都是人模狗样，妓馆的门，正是世上最大的一对眼睛，能将男人的骨头看成粗眼的筛子；若说不好也是因为能遇上董重里这样的男人，在一心只想寻欢作乐的男人面前，圆表妹她们还能轻松自在，也可以假戏真做正话反说地将找上门来的男人贬损一通，碰上董重里这样的男人，实在是一件心不甘情不愿的事，费尽心机没有结果，还没办法不承认，这个世界就是没有将婊子当成女人。

如此娓娓道来，圆表妹很自然地提起王参议。王参议第一次由她陪着上床后，就很喜欢她，三天三夜没让她离开住处一步，临走时还在说，果然是深山出俊鸟，山旮旯里有奇女。王参议高兴了，县长也跟着高兴，亲手发赏钱给她。第二次，王参议人还没到，就有人早早将她接进县国民政府，筹备各种迎候事宜。变化出在第三次，来的时候王参议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县国民政府献给他的美女表示笑纳，其间到天门口待了两天，再回县城表现便大为不同，不仅要她走开，还要她走得远远的，莫再让他看见。圆表妹动作稍慢一点，便惹来一连串的滚字。那天晚上，王参议酒喝高了，一反常态地痛哭流涕，还一声比一声高地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圆表妹以为这个被王参议叫做梅的女子，至少会有高山大水都无法遮挡的青春，过了很久还是无法让自己相信，能使王参议脱胎换骨的竟是从武汉迁来的梅外婆。

王参议的所作所为确实让董重里感到惊讶。然而，圆表妹并没有看到成功的希望。董重里很快就想起来，类似风流浪荡之事王参议曾经亲口在他和梅外婆等人面前暗示过。错过这唯一的兴奋点，董重里觉得自己马上就会睡着，即将坠入梦乡之际，他要圆表妹不用劳心费力，也别跟着背后操纵她的那个人痴心妄想，作为男人，这辈子他是为杨桃而生，别的女人只能试着等待来生来世。

天一亮就是三朝。梅外婆一早就让雪柠和常娘娘过来，将圆表妹当成女儿，将董重里当成女婿，接他们回娘家。

早上吃的是鸡蛋煮挂面，中午吃的是红糖煎糍粑。吃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吃完后女人们就不管董重里了，凑在一间屋子里小声地从上午说到下午。董重里听见常娘娘同王娘娘说，再没本事盘硬男人的卵子，往后就不要吹牛说自己是最好的婊子，干脆从良，跟别的女人一样该插秧时卷起裤腿插秧，该割谷时翘着屁股割谷，收成好时吃饭，收成不好时喝粥，丈夫在时陪丈夫睡觉，丈夫不在时再想请野男人做伴，至少也得绣双鞋垫送给人家。有一些话没有回避董重里，绸布店的伙计还有别的人在一起大声议论，昨天白天还有人在附近遇上一群班狗，半夜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驴子狼将西河右岸段家叔侄俩养的一圈牛羊吃了个精光。大家边说边看董重里，这一仗打得天堂寨一带尸骨遍野，搞不好又会发驴子狼的。董重里找不准自己的身份，想同他们说说话，又不知如何开口。犹豫之际，常娘娘一脸诡笑地从他身边走过，返回时，手上多了一只纸包，身上也多了一股以前杭九枫身上常有的芒硝气味。

晚饭是腊肉炒豆丝。这只是主食，其余摆在桌面上的冷盘热菜还有很多。饭吃完了，又开始上送行茶。第一道茶上来，董重里皱着眉头喝了下去。第二道茶上来时，董重里闻到茶杯里的气味就想吐。眼看第三道茶又掇上来了，董重里实在忍无可忍了。

“这哪是茶，明明是芒硝水嘛！肠子都被呛断了。”梅外婆笑盈盈地要董重里先莫做声，其中道理慢慢再说。董重里哪里肯听，突然冒出当年雪茄说过的话，“我可不愿意捏着鼻子吃屎！”

梅外婆的笑容有些走样了：“也好，凡事摊开了总要比捂着盖着说得清楚些。男人天性刚烈如火，女人才是似水柔情。男人身子里的水多了，就会像女人一样阴柔，该硬的地方硬不了不说，见到好女人还要嫉妒。男人只能泡在酒里，不能泡在水里。像董先生这样阴柔的男人，只有将体内多余的水分放掉，人才会阳刚起来，才能将女人之水搅成江和湖。否则的话，或者你是井水，或者女人是河水，永远两不相扰、两不相犯。”

梅外婆明确无误地告诉董重里，除了喝芒硝水，夜里还会有事情发生，目的只有一个：除去董重里身上不该有的阴柔之水。董重里十分诧

异，按那些擅用《本草》的郎中们的体会，芒硝药性滥，医界中凡是正本清源的人轻易不肯用它，不得不用时一定会慎之又慎，并且单另写一药方。没想到梅外婆也像杭九枫，将芒硝当成一种出神入化的圣品。离开雪家回到白雀园，董重里忽然感到一阵内急，顾不上说什么，提着裤子便往厕所里钻。屙空了身子，回到屋里还没坐下，圆表妹就将一杯芒硝递过来。“芒硝是大泄之药，你想让我拉肚子拉死呀！”董重里一阵烦恼。圆表妹重复着梅外婆的话：“越屙越要喝，能将骨髓里多余水全屙出来是最好的。”说了几句话，董重里又要往厕所里跑。“就屙在马桶里！”圆表妹伸手拉住了他的袖子。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一股闪闪的红光突然出现在窗户上。坐在女人用的马桶上，董重里听见林大雨和徒弟在外面不轻不重地议论，打了半辈子铁，从未遇上这种怪事，也亏得梅外婆敢想，要用洪炉烧石头。“梅外婆请我给你们烧的石头放在哪里？”林大雨一叫，圆表妹连忙将房门开了一道缝，两个徒弟合力使着一把大铁钳，将红彤彤的一块大石头扔了进来，掀起一股轻柔的热浪随风扑在董重里的脸上。

被烧过的石头在屋里越积越多，数一数已经有四十几块了，林大雨他们还没有停歇的意思。董重里一旦感到别样的燥热，那种感觉便变得根深蒂固。圆表妹开始不停地喝着常娘娘从门缝里递进来的茶水，却不给不肯喝芒硝水的董重里。屋内更加干燥了，被火烧过的石头，将地面烤得发白，那只木制的睡柜突然裂开一道缝，一股紫苏籽无声无息地淌出来。那是秋天时一个贩药材的外地人转送给梅外婆的。外地人声称自己的同伴在燕子河一带被人绑了肉票急需赎金。天门口这么多人，只有梅外婆信了他的话，同意以几百斤紫苏籽为抵押，换了现钱供他应急。外地人拿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紫苏籽很细，碰到滚烫的石头后纷纷扬扬地炸出阵阵轻微的声音，扬起阵阵田野里的醇香。渴到不能忍受的董重里到底还是捧起那碗芒硝水，一口气喝得精光。芒硝水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很短，一碗水进去，屙出来时远不止一碗。喝了一碗又一碗，屙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碗递进来，董重里发觉不对，等到喝完了，才想起来，只有老米酒才有这

样的香醇浓郁。

最早烧热的石头和最后扔进来的石头全都堆在屋内，一共六十六块。屋外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燃烧的石头将屋子照得如同红烛与丝绸辉映的洞房。一切可以触摸的东西都是那样温暖宜人，圆表妹挺起两只透明如玛瑙的乳头，使它像燕子戏水一样沿着董重里的胸脯款款而行。稍早喝进去的那碗热气腾腾的老米酒最先感受到这种诱惑，乳头所到之处，沉醉的皮肤纷纷张开毛孔，宛如一群嗷嗷待哺的黄嘴雏鸟。董重里不由自主地问圆表妹多大了，有没有读过书。圆表妹说，小时候差点就读上书了，可是有天夜里，家里的大人被人切萝卜一样一个不剩地砍头了，后来听说，是寻仇的人认错了门，到底该杀的是哪一家却没人告诉她。董重里揽了她一下，又问她什么是爱！圆表妹笑起来，男女之间她了解的全是性事。董重里免不了要责备，如果真是这样想，那就是圆表妹的不对，哪怕逢场作戏，也还有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的可能。不料圆表妹竟发出一声冷笑，第一次当嫖客的没有不装出一副假斯文相，裤子都脱了还在虚伪地为自己找理由，当婊子的哪有什么爱，说穿了是嫖，不说穿还是嫖。董重里再次将她揽进怀里，要她不用发脾气，爱是一个人的命运，当婊子的女人没有不在心里鄙视做嫖客的男人的。董重里说自己没有看不起欢场卖笑这一行的意思，女人用自己身体挣钱，比起那些去偷去抢去骗、去杀人越货、去当衣冠禽兽的政客，要诚实和干净许多。他只是觉得，以圆表妹的资质，现在回头，下半辈子也会过上不错的日子。圆表妹半天说不出话，嘴唇哆嗦一阵，心窝抖动一阵，不知不觉中一对眼睛变得像在洪炉中烧过的石头。就在这一刻，董重里体内一滴仅存的阴柔之水从喉结上快速蒸发而去，经络上汹涌澎湃的全是被老米酒所驱动的滚烫的血液。隔着一层皮肤，左旋右转的两只乳头轻盈地舞蹈起来。董重里听见灵魂深处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脆响，全身上下顿时像火一样烧起来。

“董先生，你醒了哩！”惊喜万状的圆表妹，尖叫着趴到董重里的上面。“我的董先生不要动，有小女子来伺候！”玉树临风一样的圆表妹！蜻蜓戏水一样的圆表妹！天开地合一样的圆表妹！“董先生你是真

人不露相，露相就惊天动地，你将我腰上的几根筋全抽走了，我成了一团只能任你压任你揉的白棉花！”棉花一样软绵绵的圆表妹塌下去，水落石出一样的董重里雄赳赳地升起来。“董先生嘞，这么多年，只有你不是嫖客，你是用我的心尖肉做的男人哟！我再也不是婊子了！我要跟着你好好做女人！”董重里突然发力将圆表妹死死箍在怀里，仿佛误入梦境，又像异想天开，分明托着他的是一个曾经不齿的女子，感觉中成了一朵超度的莲花，祥云彩雾异香袭人。

澎湃的性欲一旦退去，董重里来不及思想就睡着了。

圆表妹一夜没合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不停地抚摸，直到董重里重新醒来。

再次交合时，圆表妹嚤嚤地哭个不停。

董重里捧起她的脸，那上面只有少数眼泪，其余的全是笑容。“这辈子我只要你了！等天亮了，我们一起去县城，取出我这些年攒下来的私房，再回天门口置些田地房产，也像梅外婆和雪柠那样，跟着董先生你好好过日子。”董重里竟情不自禁地答应了。极乐之际，董重里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与杨桃相关的一些情形，同为女人，肉体交融时，圆表妹更有带领他去往云端的才能。董重里又小睡了一阵，再次醒来时，圆表妹已经将他洗脸要用的热水，刷牙要用的凉水全都准备好了。这只是第一步，穿戴好的董重里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井井有条，就连早上要吃的东西都做好了，完全不像前几天，一切都靠常娘娘往这边送。董重里没有问，他了解圆表妹心中想法。

两个人坐下来吃饭后，林大雨借口来找铁钳，悄悄报信，杭九枫带着敢死队找他算账来了。董重里并不慌，他要林大雨转告杭九枫，趁冯旅长的人还没发现他们，赶紧去找傅朗西，假如傅朗西下令必须除掉董某个叛徒与奸细，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反正自己又不会离开天门口。林大雨也说，自己向杭九枫解释过，只要董重里不将他所领导的交通站出卖给马骝子和冯旅长，就不会是真叛徒。整个白天上街下街都很安静，无所事事的马骝子甚至蹭到董重里面前，请他重操旧业，夜里来一场说书。只要董重

里愿意，他立即让自卫队的人搬家，将小教堂腾空了重新做书场。董重里没有立即答应，他担心杭九枫趁机发动袭击。夜里，杭九枫果然带着敢死队朝着天门口放了一夜冷枪。冯旅长的队伍还有一些没有撤走，虽然人多势众，但也没有轻举妄动。等到黑幕褪尽，再行追剿时，杭九枫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这天中午，董重里与圆表妹在屋子相对而坐，雪蓝不知在教谁认字，一字一声地十分响亮，对方却不肯开口。圆表妹的目光与董重里对了几次后，脸色突然变得绯红。董重里心里一动，顾不上太阳当头，将门一掩，牵着圆表妹的手就往床边走。二人脱光衣服的那一刻，董重里发出一声长叹：“自从盘古开天地，世上没有哪一天不存在杭九枫这样的人！”圆表妹赶紧将他抱得紧紧的。没有烧红的石头取暖，圆表妹的乳房变得硬赳赳的，挺挺地抵在董重里的胸前，仿佛又是一番新境界。

一〇六

圆表妹去县城取自己的私房钱时受到略微的阻挠。鸩母之狠只在心与手段上，一旦明白这事由不得自己了，便换上一副面孔，假惺惺地叮嘱，万一将来日子过得不如意想回来时尽管回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圆表妹最终没有置房，梅外婆要她就住在白雀园里，哪天柳子墨回来了，有董重里在旁边，测候所也会热闹一些。想买地也没买成，依然是梅外婆在阻拦，她说绸布店的伙计全是男的，对时下越来越多的花布并不在行，每每有女人挑剔便束手无策。梅外婆希望圆表妹出面操持这些，至于日常花销和年底分红，一切全由着圆表妹的意思。圆表妹将此话拿回来与董重里商量，按照她的想法，梅外婆如此信任自己，那就应该听由梅外婆安排。董重里说，果真如此就不公平了，为了让她安心从良，梅外婆一定会不惜血本来稳定她的心情。圆表妹听了董重里的话，她对梅外婆说，卖花布所赚的钱二一添作五，一半分给她就行。圆表妹开始天天去绸布店帮忙，不到一季，花布就卖出声誉来。

要过中秋节了，买布的人顺着街排成一支小小的队伍。

这种开天辟地般出现在天门口的场景，让心情郁闷的董重里情不自禁地笑了很多次，随口一问，果然是梅外婆要大家这样做的。布店的生意好，裁缝们也跟着忙得不亦乐乎。那些没有买布的人，将自己所种的棉花摘下来请弹花匠弹好，再用织布机织成的土布，这些土布都得经裁缝之手才能变成新衣服。董重里要那些请裁缝的人也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来。没有人听他的，包括裁缝本人大家都习惯了那种挤成人堆的喜庆气氛。

最寂寞的地方当属白雀园，雪柠正在用粉笔一笔一画地往黑板上写当天的天气预报。雪蓝站在一旁，一字一顿地念着：“今天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气温 32℃，最低气温 26℃，东南风三到四级；预计明天午后有小雨。”后面的话与从前一模一样，仍旧说“柳子墨先生因故没来候测所值班，以上种种可能是为实习者雪柠所观测并推断，只可以作为日常起居或出外劳作之参考”等等。雪柠写得快，雪蓝念得慢，母子俩将各自想做的事做完，这才回头与耐心地站在一旁的董重里说了几句简短的话。雪蓝学着雪柠的口气叫了一声董先生，然后牵着他的手跨进紫阳阁，经过月门，奶声奶气地告诉正在回廊上想心思的梅外婆：“来客了！”

“董先生这样子，要不细看，还以为是柳先生回家了！”

“柳先生是何等了得的人物，我哪比得了！”

董重里越不好意思梅外婆越要说：“人间的事就是变得快，老天爷也会自愧不如。”

董重里让自己的神情放松一些。杨桃在这屋里活蹦乱跳时，董重里每次来外表显得轻松，内心实则相反，即使是沉浸在能使暗夜幻变得辉煌的温柔之乡里，也没有停止过紧张与不安。杨桃一死，董重里反而恢复了先前的自信与踏实。“柳先生有信回吗？”董重里总是这样尝试找机会将真相说与梅外婆和雪柠。

“有啊，天天都有，你看那天上的白云，一朵接一朵全是柳先生的表白！”梅外婆的回答总让董重里无机可乘，“这样的信，雪柠越来越会读了，我只会认字，雪柠不一样，她能读出内容，该当众高兴的，该偷偷快

乐的，她都分得清清楚楚。”

已过去一年多了，既成功又失败地营救柳子墨的过程，梅外婆和雪柠依然毫不知情。董重里很想试探一下，若是柳子墨在男女情事上发生意外，梅外婆和雪柠是不是还能泰然处之。为此董重里曾经与段三国商量，段三国认为还是只字不提为好，这种事莫说真的发生，就是一般玩笑话也不好在她们面前说。他还提醒董重里注意测候所门外那块黑板上所写的“柳子墨”三个字，凡是横竖，只要略长一点便写不直，很难一笔写到头。董重里后来站在黑板前细看了一阵，情况果然如段三国所说，其他的字个个写得像梅花间竹，错落有致，唯有“柳子墨”三个字，多看几眼就能察觉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哆嗦。

也不知有多少次说起柳子墨。听上去她们一个比一个更放心。梅外婆和雪柠都相信，柳子墨不会有事，如果有事，武汉的朋友和熟人，一定会想办法捎信过来。因为有一阵没有打仗了，雪家人生活得更加轻松惬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杨桃的死，梅外婆和雪柠每每为此可惜，如此空前安宁的局面，却不能同董重里一起享受。反之也一样，董重里殚精竭虑，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期打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小世界，最心爱的女人却离他而去。

“好在董先生又结新欢，有圆表妹日夜陪伴，九泉之下的杨桃也会放心的。”梅外婆故意大声说，“男人一有家室就大不一样，董先生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我也想使一回美人计，让独立大队的人安下心来过日子。凡是自愿嫁给他们的女人，结婚时上我家店里买一丈布，白送她五尺。回头还可以租我家的地。租半亩的，只要五年之内不仗着手里有枪随便杀人，这地就永远归她所有。租一亩以上的，也只要八年，八年之内不杀人，地契就可以随她姓了。”

“梅外婆这样做只怕马鹑子说不公平。”

“公平得很，国民政府的人，本来就不该滥杀无辜。”

梅外婆只肯鼓励与自卫队貌合神离的前独立大队队员。梅外婆的许诺传开后，说说笑笑的人很多，却不见行动。